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性別、醫療與社會——以十九世紀末留美女醫為主的 研究 (WR43)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6-2629-H-468-001-  
執行期間：96年11月01日至97年10月31日  
執行單位：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計畫主持人：王惠姬

計畫參與人員：講師級-兼任助理人員：王光燦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年02月01日

# 醫療·性別與社會——以十九世紀末留美女醫為主要的研究

## 前言

長久以來，學界對留學教育的史事，予以關注。但美中不足的，是多偏向留美學生，尤其是男生，對留美女生的相關研究不多。事實上，早在 1840 年已經有中國女子留學美國。近年來，中國婦女史的研究成果日漸豐碩，但對近代中國留美女生的研究，仍處於開拓階段。她們當中較知名者，多與政治有關，如宋美齡、宋慶齡等宋氏三姐妹。其實在科學方面也不乏傑出者，如吳健雄等。若「醫學」尤居科學鰲頭，那麼中國留美女醫有哪些人呢？最早留美女生雖非學醫，但隨後在十九世紀末學醫的女生，卻受到矚目。從零散的中外史料中，可考察出十九世紀末留美的中國女醫，有金韻梅、許金匄、石美玉、康成、黃子靜夫人與李碧珠等六位。在近代，女醫生專指由醫學院畢業，用西醫的方法技術診治病人的女子。這五位女醫做為最早的留美學醫女生，她們的出身背景、留美生活中文化適應與學習成績，都令人好奇。還有返國後的表現，有哪些具代表性的事蹟？

這六位最早的留美女醫，目前學界有關她們的研究成果，較具代表性的，如 Margaret E. Burton, *Notable Women of Modern China*,<sup>1</sup> 美國的 Connie A. Shemo 博士論文，以 1890 年代赴美的石美玉和康成為主要研究對象，稱她倆為醫療傳教的「娘子軍」。<sup>2</sup>但她對另外三位，僅約略提到。台灣留美科學史學者王秀雲也有兩篇論述，與十九世紀末的留美女醫有關，一篇為〈有關西方女傳教士與中國婦女的幾個歷史問題：從文獻談起〉，側重介紹美國地區所蒐藏有關中美女醫療傳教士的史料，能補中文資料的不足；另一篇〈不就男醫——清末民初的傳道醫學中的性別身體政治〉，<sup>3</sup>則運用西方學者如傅柯的身體、性別理論來闡述女醫療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與意義，也具參考價值。唯兩文內容主要著墨外國傳教女醫的權力場域，對中國留美女醫多舉康成及石美玉為例證；而且運用國外學者的文化理論，解析中國歷史現象，也須斟酌。至於褚季能所撰〈甲午戰前四位女留學生〉，<sup>4</sup>雖是很早的一篇文章，但錯誤不少。故此，筆者以為有必要重建這一段最早的留美女醫史事，再做論析。本文首先爬梳歷史文獻，整理探究這五位留美女醫的學醫動機、行醫能力與成就，其次試圖剖析她們的性別角色，在社會上的參與、對中國現代醫學的影響，希望側重在她們的性別、科技與醫療方面的影響等等。

## 一、1880 年代女子留美學醫的背景

十九世紀末，來華的傳教士兼為西醫的傳播者。他們以西醫為中國人治病，

<sup>1</sup> Margaret E. Burton, *Notable Women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11).

<sup>2</sup> Connie A. Shemo, "An Army of Women." *The Medical Ministries of Kang Cheng and Shi Meiyu, 1873-1937* (Binghamton: Dissertation of History i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2).

<sup>3</sup> 王秀雲〈有關西方女傳教士與中國婦女的幾個歷史問題：從文獻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8（2000 年 6 月），頁 238-260；王秀雲〈不就男醫——清末民初的傳道醫學中的性別身體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輯 59（2008 年 3 月），頁 29-64。

<sup>4</sup> 褚季能〈甲午戰前四位女留學生〉，《東方雜誌》卷 31 號 11，頁 10-14。

希冀獲取信任而進行傳教。1835年，美國傳教士柏駕 (Peter Parker) 就在廣州開設眼科醫局，為中國第一所西醫院。隨著1840年鴉片戰爭結束，西方文化及經濟勢力大量進入中國，從此陸續出現基督教所辦醫院及西醫學校。<sup>5</sup>然而，當時人們認為只有男生才有資格當醫生。事實上，歷史悠久的中國與歐洲諸國家，自古不乏女醫。歐洲在中古以後，男子掌握政治、社會及醫療的職權，歐洲婦女漸被擯除於醫界。<sup>6</sup>近世女權擴張的結果，遂使歐美的女醫勢力捲土重來。

再看美國女醫的出現與發展。直到1849年，美國才有第一位獲得醫學位 (Medical Degree; 下文簡稱 M.D.) 的女性——伊麗莎白·布萊克韋爾 (Elizabeth Blackwell, 1821-1910)。她在1847年由紐約日內瓦 (Geneva) 大學接納入學，此前曾被十八所醫學院拒絕。<sup>7</sup>布萊克韋爾入學醫科，備受校中男生鄙視。她堅持學業，1849年畢業考完，獲得醫生文憑。1851年在紐約行醫，堅忍自持，而在紐約首創女子醫院及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各一所。近世女醫的興起，布萊克韋爾功居其半。<sup>8</sup>

西醫比較中醫，自有優長之處。1835年，美國傳教士柏駕 (Peter Parker) 在廣州開設眼科醫局。<sup>9</sup>此後，中國的西醫校陸續建立，但當時中國仍循舊俗，以女子無才便是德，既罕見出門就學，更遑言到國外醫校受教育。再者，婦女一旦患病，以男女授受不親，或羞於啓齒，或諱疾忌醫，常致延誤病情，因此亟需女醫診治。傳教女醫較一般女傳教士稍晚來華，且多以婦女及兒童為對象，而開辦診所醫院。1873年，美國美以美會 (Methodists) 婦女國外傳道會 (Women'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下文簡稱 WFMS) 首先派遣費城女子醫學院 (Women's Medical College of Philadelphia) 畢業的康斯 (Lucinda Coombs) 至北京開辦診所。<sup>10</sup>1874年，又有崔斯克 (Sigourney Trask) 女士到福州行醫傳教。十九世紀末，來華女醫傳教士不多，開辦婦孺醫院也有限，但是這些西洋女傳教士獻身社會服務，在傳統中國女界「不就男醫」的氛圍中，頗有一番作為；獨身女子更為中國樹立新女性典範。<sup>11</sup>儘管如此，膚色的差異、語言的隔閡，在傳統中國社會的保守觀念中，對陌生人的戒心，加上對醫術的誤解，醫療費用的昂貴，教案的迭起，可以為證。這也使外籍傳教女醫較少到一般中國人家裡「出診」。再者，「客

<sup>5</sup> 陶善敏〈中國女子醫學教育〉，《中華醫學雜誌》卷19期6（1932年12月），頁849-854。

<sup>6</sup> 中國古代女醫，可參見徐建云〈我國古代女醫的成就及其人員稀少的原因探析〉，《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3期1（2002年3月），頁18；彭述憲〈古今醫壇女醫家擇要〉，《遼寧中醫院學報》卷2期4（2000年12月），頁257。西方女醫，可參考胡學愚譯〈女醫之今昔觀〉，《東方雜誌》卷13號12，頁35、37-39；伯恩特·卡爾格-德克爾著，姚燕、周惠譯《醫藥文化史》，頁42-43、344-345；Willis Rudy,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1100-1914, A History* (Rutherford [N. 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Cranbury N. 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84), 37.

<sup>7</sup> 伊麗莎白·布萊克韋爾的生平，可參見（美）德波拉赫·G. 費爾德《女性100人：歷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人排行榜》（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頁65。

<sup>8</sup> 胡學愚譯〈女醫之今昔觀〉，頁35、37-41，此文的譯名亞力巴柴，應即伊麗莎白·布萊克韋爾。

<sup>9</sup> 陶善敏〈中國女子醫學教育〉，頁849-854。

<sup>10</sup> 王治心《中華基督教史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9），頁327；王秀雲〈有關西方女傳教士與中國婦女的幾個歷史問題：從文獻談起〉，頁238。

<sup>11</sup> 王秀雲〈不就男醫——清末民初的傳道醫學中的性別身體政治〉，頁29-64。

居中國」的傳教士，因中西生活方式的水平落差，思鄉情懷等等，總要回國休假或休養，不可能長期留居中國。這些因素，使歐美傳教差會體認到有必要培養中國女子為西醫。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遂開始有極少數的女子赴美學習西洋醫術。

## 二、留美學醫的出身與成績

十九世紀末赴美習醫的五位女子，是近代中國最早赴美學醫的女子。她們的出身背景及留學情形，茲要述如下。

第一位留美的金韻梅（雅妹；1864-1934），英文名 May，生於浙江寧波府鄞縣梅墟。該地距寧波廿五公里。她父親金定元（鼎禹），因和外國人交往，後來成為傳教士，與當時在寧波創辦崇信義塾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麥卡迪（Divie Bethune McCartee）醫生頗善。金韻梅未滿三歲，雙親因感染流行性傷寒亡故，後由麥卡迪夫婦收養，從此跟著他們往各處傳教，並接受教育。1869 年，五歲的金韻梅隨養父母赴美，次年回到寧波、上海。不久再隨同居留日本五年，且入學讀書，遂能通曉日語；又跟隨養父母使用英語，故英文也頗具心得。<sup>12</sup>可以說金韻梅在赴美以前，已有出國體驗異文化的生活經驗，也通曉英日語文。

1881 年，17 歲的金韻梅隨養父母由日本赴美學醫，考入紐約醫院附設的女子醫學院（Women's Medical College of the New York Infirmary）。<sup>13</sup>她以該校唯一的華人學生，學醫三年，再赴佛羅里達州一所婦孺醫院實習一年多，1885 年 5 月第一名畢業，是首位留美學醫畢業的中國女生，為華人女界爭光。她隨後在費城兒比耶婦女醫院、紐約療養院（New York Infirmary）供職；又擔任蒙非南（Mt. Vernon；或稱越嫩山）中國人救濟院的住院醫師。她對照相術和顯微鏡很有興趣，1887 年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的博覽會中，發表一篇報告“*The Photomicrography of Histological Subjects*”（顯微鏡照像技術機能的研究），頗獲好評。這篇有關組織學攝影的研究，又刊於具有國際影響的《紐約醫報》（*The New York Medical Journal*），引起醫界矚目。<sup>14</sup>1888 年，她拒絕美國諸多醫藥單位的聘請返華。<sup>15</sup>

第二位留美學醫的許金匄（1866.1-1919），<sup>16</sup>福建福州人，在福州南台島（今倉山區）出生。父親許揚美，<sup>17</sup>為福州美以美會第一位牧師。<sup>18</sup>母親能讀書報及講演，對成百的婦女介紹基督教理，又參與美以美會福州婦女會的多項計劃。她生活經歷的逆來順受，頗能激勵接觸到的傳教士和中國人。許金匄還有一兄一

<sup>12</sup> 褚季能〈甲午戰前四位女留學生〉，頁 10-11；〈女醫士金韻梅紀略〉，《順天時報》光緒 32 年 9 月 10 日。

<sup>13</sup> 陳勝崑《近代醫學在中國》（台北：當代醫學雜誌社，1978），頁 29-30；記者不詳〈女醫士金韻梅紀略〉。

<sup>14</sup> 李濤〈金韻梅醫師事略〉，《中華醫學雜誌》卷 20 期 5（1934 年 5 月），頁 757。

<sup>15</sup> 傅華〈天津護士學校創辦概況〉，頁 60；作者不詳〈女醫士金韻梅紀略〉。

<sup>16</sup> 許金匄以往常被誤譯為何金英或柯金英。參見褚季能〈甲午戰前四位女留學生〉，頁 10-11。

<sup>17</sup> 中華續行委辦會編〈書拾肆：逝世聖徒〉，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六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台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與橄欖文化基金會，1983 重印），頁 264。

<sup>18</sup> 當許揚美獲悉其長兄成為基督徒時，他感到挪除神像與祖先崇拜是大惡，全家應擊鼓將長兄出族；甚至看到父親書房的聖經，立即撕碎擲地，行徑相當激烈。參見 Burton, 15-20.

弟；長兄許則翰，後為美以美會傳道，<sup>19</sup>任職四十年。許揚美四處佈道，面臨渡急流、遇搶劫等危險或逼迫，信仰卻始終堅定，直到 1893 年去世。許金匄生長在如此的家庭環境，個性顯得堅定而勇敢。

許金匄十二歲時，由父親送入美以美會所辦福州毓英女校，成績優異。畢業後，她被主持福州婦幼醫院（嶺後醫院）崔斯克女醫，選為該醫院的助手。崔斯克賞識她，寫信向美以美會婦女國外傳道會總執行委員會推薦許金匄赴美深造，遂由該傳道會費城分會秘書金恩夫人 (Mrs. Keen) 安排她赴美。<sup>20</sup>許不諳美國的語言、習俗，不像金韻梅有傳教士的養父母就近指導幫助，但憑著對基督教的信心和不讓鬚眉的勇氣，1884 年春許金匄成為福建省第一位赴美的女子。<sup>21</sup>

1884 年 5 月，她抵達紐約，就轉到費城找金恩夫人，再與自幼所識在福州的傳教醫生薛承恩 (Mrs. Sites;或譯塞茨) 及其妻一起過夏，學習英文。同年秋入俄亥俄州德拉瓦的多佛城威斯連學院 (Wesleyan College, Dover, Delaware, Ohio) 就讀。<sup>22</sup>美國制度，學生至少須在大學預備二年，才可入醫科；而醫學預科設在普通大學。<sup>23</sup>故許金匄先入威斯連學院做準備。她勤學英文，自訂每天學習十個單字的功課，雖有時因同學好以俚語促狹而受挫折，但她敏捷、堅忍而及時掌握。1884-1887 年間，她做為該校罕見的外國女子，以外型嬌小，身穿繡花衣，成為許多同學感興趣的對象。她在教會熱心人士的幫助下，努力克服諸多文化差異，學業上進步很快。1888 年她完成威斯連學院的四年學業，同年秋進入費城女子醫學院為正式生，攻讀西醫；也與金恩夫人同住。1894 年 5 月 8 日畢業。次年她被選為費城綜合醫院的手術助理，有機會參與全科臨床實習和課程講演討論。

這幾位十九世紀末留美學醫科的女生，在美國大學習醫的內容，尚不能詳知。許金匄、石美玉與康成的部份則一些資料。不過，從當時歐美的醫學新知，或可看出一些端倪。十九世紀，西方醫學的科學化迅速發展，如創立實驗生理學和細胞生物學。顯微鏡的發明和細胞學說的發展，使腫瘤形成及微生物入侵致病，得以首次發現。從顯微鏡切片上，可看出導致感染的細菌或病毒，從而區分病患組織與正常組織。又如臨床醫學在醫院蓬勃發展，使結核或斑疹傷寒的研究，能從個體到群體，為疾病提供一個櫥窗。1882 年，柯赫 (Robert Koch) 發現肺結核的病因，是一種細菌所致。1883 年克勒勃 (Edwin Klebs) 分離出白喉的致病菌；七年後柏林的貝林 (Emil Behring) 和北里柴三郎研製出第一種白喉抗毒素，1892 年開始量產，使孩童致命性傳染病獲得治療。再者，一些重要的新藥也開始出現。止痛劑以濃縮的鴉片生物鹼替代生鴉片。1855 年，伍德 (Alexander Wood) 以他改進的皮下注射器，將嗎啡直接注入血流，繞開胃的分解作用。此後，醫生的藥包常備注射器和鴉片鹼。1899 年起，使用阿斯匹靈 (乙酰水楊酸)，做為止痛藥，更受歡迎。催眠鎮靜劑則有 1869 年「水合氯醛」啓用、1888 年更

<sup>19</sup> 中華續行委辦會編〈書拾肆：逝世聖徒〉，《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六冊，頁 264。

<sup>20</sup> 此前，美以美會曾資助兩名毓英女校的女生留美，但這並非該會的既定政策。見 Shemo, 90.

<sup>21</sup> Burton, 23-24, 26.

<sup>22</sup> 丁春、王尊旺〈近代中國女西醫先驅許金匄論述〉，頁 60，誤謂威斯連大學在特拉華州。

<sup>23</sup> 陶善敏〈中國女子醫學教育〉，頁 854-855。

強的索佛那 (Sulphonal) 問世。此外，1885 年紐約羅斯福醫院的外科醫生霍爾斯特德 (William Stewart Halsted) 首次用傳導麻醉法，給病人注射可卡因(Cocaine；或譯古柯鹼)，解決長久以來病患在外科手術中的痛苦。1890 年，霍氏又發明無菌的薄橡膠手術手套，取代石碳酸的消毒法，防止皮膚過敏，從此讓全球醫護人員蒙受其惠。<sup>24</sup>1895 年發現 X 光線 (Roentgen Rays)，<sup>25</sup>金、許雖不在美國，應也及時獲悉。總之，這些進步的西醫科學資訊，在金、許留美期間，大多得以躬逢其盛。

### 三、1890 年代留美學醫的女生

1890 年代赴美學醫的女生，有康成與石美玉、李碧珠、黃子靜夫人等人。黃子靜夫人返華後的資料很少，<sup>26</sup>此處只能就其餘三位的出身背景說明如下。

石美玉 (Mary Stone; 1873.5.1-1954)，湖北黃梅貓頭尾村人，<sup>27</sup>生於江西九江。<sup>28</sup>父親石宅岬為傳教士，是美國美以美會該會首位華籍牧師，主持該會在九江的一所小教堂。母親是該會在九江一所小規模女校的教習，後任校長。石美玉做為長女，不但沒有被纏足，還被視為珍寶。她八歲時，因父親對當時九江美以美會女醫傳道 Dr. Kate Bushnell 的能力印象深刻，想讓她學醫，<sup>29</sup>將來成為女醫傳道，為中國同胞減除病痛。在吳格矩 (Miss Gertrude Howe) 首先應允教她英文以後，那女醫也同意。<sup>30</sup>石美玉到該會的九江儒勵女校與鎮江教會學校讀書，就學 10 年，做為學醫的基礎。<sup>31</sup>然而，那兩個女醫傳教士離開九江，分別去了天國與美國以後，她在中國就無法獲得醫學訓練。<sup>32</sup>她努力學習英語、拉丁文、天文、史地、算學、繪畫、音樂等科，成績優異，吳格矩遂決定把石美玉帶去美國接受醫學訓練。1892 年她 18 歲時，與康成隨同賀女士赴美，攻讀醫學。<sup>33</sup>

康成 (字愛德; Ida Kahh, 1873-1930) 與石美玉同年出生於江西九江，但相對於石的受到父母疼愛，她是家裡第 6 個女兒，剛出生的她，就被送給鄰人抱養

<sup>24</sup> (美)羅伊·波特編著，張大慶等譯《劍橋醫學史》，頁 152-153、216-217、219-222；伯恩特·卡爾格-德克爾著，姚燕、周惠譯《醫藥文化史》，頁 212-220、224-227。1860 年 Albert Neiman 即由可可葉中提煉出古柯鹼，且放在舌頭上以便形容其麻醉效果。參見〈小小神經科學：古柯鹼〉，<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5%8D%A1%E5%9B%A0> 擷取日期 2008/12/5。

<sup>25</sup> 韓碧秀女士編纂，董碧雲女士譯述《護士歷史略記》，頁 19。

<sup>26</sup> 《留美學生年報》第 2 次；梁啓超《新大陸記節錄》。

<sup>27</sup> 貝德士輯〈中國基督徒名錄〉，頁 381；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北京：光明日報，1989)，第二卷「人物傳：教育科技」，頁 787。

<sup>28</sup> 褚季能〈甲午戰前四位女留學生〉，頁 13，作石美玉生於 1873 年，誤植為道光 11 年，應為同治 13 年；H.B.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67), Vol. II, 128.

<sup>29</sup> G. H., "Proteges of Miss Gertrude Howe" Bio Reel 45# Kahn, Ida ID: 1338, Microfilm1459-4-3: 24, UMC-GCAH.

<sup>30</sup> "Story of Ida Kahn and Mary Stone", Microfilm1459-4-3: 24, UMC-GCAH.

<sup>31</sup> 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3)，頁 98-100；Lily Xiao Hong Lee & A.D. Stefanowska,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101-104.

<sup>32</sup> Emily T. Sheets, "The Little Doctor of Kiukiang", *The Epworth Herald* (January 17, 1920), (7) 55, UMC-GCAH.

<sup>33</sup> 褚季能〈甲午戰前四位女留學生〉，頁 13-14。

做童養媳。但另一個算命先生又預言她的命不利婚姻，因此婆家也不歡迎。幸有來自美國密西根州蘭辛 (Lansing) 的美以美會女傳教士吳格矩收養她。<sup>34</sup>

康成自幼隨養母往各地傳教，並接受教育。她走上學醫這條路，是她十一歲時，經常出現在 Dr. Crew 開設在重慶的診所，而被認為在心智上與醫療傳教工作的呼召聯結，加以栽培。<sup>35</sup>筆者以為吳女士教導石美玉英文，而她從小被父親鼓勵學西醫以奉獻做教會事工的目標，應該也影響吳女士對康成的期望。由於許多實際的課程，例如解剖標本等等，在中國不允許的。既然有必要獲得完整的訓練，吳女士就帶她越洋赴美讀醫科。<sup>36</sup>1892年，在吳格矩的幫助下，兩個女生報考取密西根大學 (Michigan University) 醫學院。<sup>37</sup>她倆英文程度優異，通過兩天的入學考試而不需試讀。<sup>38</sup>她倆潛心醫學，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後來更以最高榮譽畢業。當石美玉著中國服裝登台領取文憑時，觀眾甚多，都拍手讚嘆，典禮達到高潮。1896年，她倆完成學業後，9月相偕歸國。<sup>39</sup>

1905年，又有福建籍女子李碧珠學醫回國。她父親是牧師<sup>40</sup>李碧珠是長女，她與其妹很可能也是毓英女校出身。她至遲在1897年已經在美國留學，攻讀醫科。<sup>41</sup>

綜觀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有許金訇、金韻梅等六女子留美學醫，是為中國最早赴美學醫的女生。她們當中除了黃子靜夫人的出身不詳以外，其餘都在教士或教會的幫助下赴美學習，也被稱為教會留美女生。比較她們能出國深造的條件，大約有以下幾個特點。(一) 出身家庭：她們分別來自福建、浙江與江西等中國東南沿海風氣開放較早的地區。其次，她們均屬基督教家庭成員，如金韻梅的父親及養父母屬長老會信徒，許金訇是美以美會信徒，父母兄長居教會牧師等要職，與外籍教會人士建立交誼，故童年較先接觸西方基督教文化與教育。(二) 年齡與身體情況：她們都有一雙天足，能活動自如，與男子一樣腳踏實地上學讀書，使知識與能力獲得提昇，不致於深閨閉塞。其中惟有許金訇年少時雙足曾幾番纏放，複雜而痛苦的掙扎心情，是金韻梅未曾感受的經歷。(三) 留學預備教育：大多就讀教會學校，從小學到中學，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初步栽培，學識及生活內涵，與中國傳統女性頗有差距，卻便於與西方教育接軌。許與石均聰明好學，德智兼優，才獲引薦資助赴美深造。金早年在中國的教育情形不清楚，但她的養父既為傳教士，理當授以基督教教育。許與金的情形相近。惟許赴美前未曾出國，金則曾隨養父母赴美，又在日本上學五年，比較具有出國與接觸異文化的

<sup>34</sup> J.G. Vaughan, "Dr. Ida Kahn", 00683, UMC-GCAH.

<sup>35</sup> G. H., "Proteges of Miss Gertrude Howe" Bio Reel 45# Kahn, Ida ID: 1338, Microfilm1459-4-3: 24, UMC-GCAH.

<sup>36</sup> "Story of Ida Kahn and Mary Stone", Microfilm1459-4-3: 24, UMC-GCAH.

<sup>37</sup> Boorman, ed., Vol. II, 226; 石美玉〈中國女子教育之態度〉，《中國基督教年鑑》第一冊（1914），頁 91b-92。

<sup>38</sup> "Dr. Mary Stone", *Central Christian Advocate* (June 16, 1909), p. 25, Microfilm1459-4-3: 24, UMC-GCAH.

<sup>39</sup> Boorman, ed., Vol. II, 226; 石美玉〈中國女子教育之態度〉，頁 91b-92。

<sup>40</sup> 〈李淑仁記福州毓英女子學校〉，載朱有瓏、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 273。

<sup>41</sup> 〈李淑仁記福州毓英女子學校〉，頁 273。

經驗。(四) 學醫動機：金幼年時，父母感染傷寒去世的事，很可能影響她立志消滅疾病、濟世救人；養父母想必也鼓勵支持。許自美以美會女校畢業後，在該會所辦醫院做助手，以醫療病患的善良熱誠表現，被推薦赴美學醫。

至於在美學習，成就均屬優異。由中國赴美國學醫，這在當時美國女子高等教育，也是鳳毛麟角。她們離鄉背景，沒有父母親人的眷顧與照料，從語言到生活各層面，都必須適應異文化，獨立打理好自己食、衣、住、行諸多事情。尤以許到美國後，無養父母等親人陪伴身邊，自己下功夫勤學英語，適應異鄉生活，一度重病又思親情切，回中國一年再復學，合計十年才取得醫學士。相對於金以四年取得醫學士，許是苦讀才畢業。獲得醫學士的年齡，金是廿四歲、許是廿九歲。若說金是年輕有為，許則是勤能補拙。至於課業的壓力，醫科更不輕鬆，要求精準不容差錯。她們能夠學成，已屬不易，畢業成績名列前茅，更是難能可貴。

#### 四、學成返國成為新式女醫

##### (一) 金韻梅在廈門、成都與北京行醫

留美女醫回國後的活動，以行醫濟世最突出。1888年，金韻梅受荷蘭復興會的婦女差會 (Women's Board of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資助委派，歸國赴福建廈門女病院行醫，手到病除，遠近馳名。後因感染瘴氣，不得不在次年赴日治病，直到1905年返回中國，到成都行醫。<sup>42</sup>金韻梅被洋人收養，又受西式教育，深被美國文化薰陶，因此有史料描述她言行舉動酷似美國人。<sup>43</sup>然而，她做為中國早期罕見的女西醫，畢竟讓中國同胞感覺較易溝通。1907年秋，金韻梅轉至北京，在長老會服務。<sup>44</sup>同年，她獲聘為天津官立「北洋女醫局」總理，主持醫療工作。<sup>45</sup>她擔任北洋女子醫院 (Pehyang Woman's Government Hospital) 院長八年，至1915年因北洋政府調撥經費，使該醫院限於停頓，她遂辭職，赴美旅行考察。<sup>46</sup>1934年3月4日，七十歲的她以嚴重肺炎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sup>47</sup>

##### (二) 許金匄在華南的醫療活動

許金匄於1895年自美返國，隨即在教會設立的福州婦孺醫院傳教行醫，從事治病救人與醫學教育。婦孺醫院位於南台島，距離福州城3英里。<sup>48</sup>同時，她還是美以美會婦女傳道會福州地區醫務工作的唯一一位在婦孺醫院的中方負責人，並與該院院長黎恩 (Dr Lyon) 等兩名外國醫生共同主持嶺後醫院。黎恩於1896年返美休假，許金匄從此接掌嶺後醫院院長，直到1907年。<sup>49</sup>1898年12

<sup>42</sup> 鄧鐵濤、程之範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頁532；Shemo, 378, 386.

<sup>43</sup> 徐亞倫〈天津水閣醫院〉，《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38（1987年1月），頁153。

<sup>44</sup> 同上註。

<sup>45</sup> 哈恩忠編選〈女醫學堂總教習金韻梅為查勘育嬰堂估建女醫學堂事致長蘆鹽運使張鎮芳稟文〉（光緒卅四年四月）、〈補用知府倉永齡為監修女醫學堂開工日期等事致長蘆鹽運使張鎮芳稟文〉（光緒卅四年六月八日），見哈恩忠編選〈清末金韻梅任教北洋女醫學堂史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載《歷史檔案》1999年第四期，頁63-64。

<sup>46</sup> 孫石月《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頁45；Lee & Stefanowska, ed., 96.

<sup>47</sup> 貝德士輯〈中國基督徒名錄〉，頁470；鄧鐵濤、程之範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頁532。

<sup>48</sup> Burton, 39-41.

<sup>49</sup> 褚季能〈甲午戰前四位女留學生〉，頁12；貝德士輯〈中國基督徒名錄〉，頁438。



月下旬，她被安排到福州城內第一所教會醫院，負責醫治病人及培養醫護生。<sup>50</sup>

許金匄在最初幾個月的工作並不順利，福州城裡的病人以她不是洋人，又是女性，並不信任。她忍耐以待，又辦院有方，漸獲社會大眾接受與信賴。1899年夏天小醫院轉形擁擠，需另租屋使用。暑氣高溫，使許金匄決定每週只對外開放門診三天，其餘時間必須關閉醫院。病人願意在附近租房子，等到門診開放才來看病。<sup>51</sup>1900年看診數高達二四,〇九一人次，比第一年(1899)的一,八七三件，高出十二倍以上。<sup>52</sup>許金匄每天給患者看病，最困難的工作是出診到重病者的家，一方面距離遙遠，另一方面許多情況不到最後關頭不求助醫生。許金匄能夠治好諸多疑難雜症，致名聲遠傳。據1906年美以美會的記錄，她曾治好一個嚴重的霍亂病婦。從此，使她的診所越發出名，更多的官員和上層人士來看病。她也得到當地知名中醫的敬重。<sup>53</sup>儘管她努力救人濟世，但中國政局的持續混亂，卻讓她有志難伸。1926年，福州戰亂頻發，社會動盪不安。1927年1月北伐期間，媽氏紀念醫院遭匪徒洗劫，整個付之一炬，許氏姐妹被迫遠走新加坡。1929年8月16日，許金匄因腦溢血在新加坡去世。<sup>54</sup>

至於李碧珠的資料很少，只知她返國後，1907年在福州鄉下福清隆昌開辦一家診所。1912年她作為代表，去福州參加衛理會大會。1947-1948年在福建哈瑞遜(Harrison)醫院任職。<sup>55</sup>

### (三) 石美玉與康成在華中的醫療服務

1896年，石美玉與康成相偕返國，一同在九江行醫。起初所設診所，只有一間房，兩位「郎中」以女流之輩，採取異於中醫的醫療手段，當地人一度持懷疑觀望態度，但其卓越的醫術治癒前來就醫的病患，他們很快轉為信任和讚賞，從此業務蒸蒸日上。據石美玉報告，在醫院開辦後的10個月內，她與康成診治病例共2,300多人次，出診300多家。過了一年，醫院的空間與設備漸顯不足，石美玉時常寫信給美國結識的醫師、友人聯絡並求援。1896-1898年間，她得到芝加哥醫院外科醫生但福德(Dr. Issac Newton Danforth)的幫助，解決了醫療設備不足、藥品短缺等問題。但福德甚至願意捐款在九江造一所醫院，以紀念他去世的夫人，且將此事委託石美玉辦理。<sup>56</sup>1907年，新的醫院建築大體落成，慕名求診人收增至2,743人，<sup>57</sup>1908年石美玉診治12000人次的臨床病患，出外診到病人家中314人次，統計12714人次。<sup>58</sup>

石美玉為擴行醫，給傷殘人就診提供直接服務，1907年又在九江創辦傷

<sup>50</sup> 福州婦孺醫院後名柴井醫院；馬可愛醫院後名協和醫院，參見李煥燊〈中國醫學史〉，引自林治平《中國科學史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頁260。

<sup>51</sup> Burton, 37-43.

<sup>52</sup> Lee & Stefanowska, ed., 95-96.

<sup>53</sup> Burton, 51-53

<sup>54</sup> Lee & Stefanowska, ed., 59.

<sup>55</sup> 貝德士輯〈中國基督徒名錄〉，頁440-441。

<sup>56</sup> Boorman, Vol. II, 128.

<sup>57</sup> 同上註；褚季能〈甲午戰前四位女留學生〉，頁14；惟作者不詳〈石美玉(1872-1954)〉，頁17，誤將九江的新醫院稱為骨科醫院。

<sup>58</sup> "Dr. Mary Stone", *Central Christian Advocate* (June 16, 1909), 25, UMC-GCAH.

殘之家 (The Home of Paralyzed)。她做為內外科的雙料醫生，聞名長江中下游地區，前來就醫的人數漸增，有時一天高達 300 人。1920 年，石美玉為求獨立自主地發展西醫，轉在上海建立柏特利婦幼醫院，親任院長。該醫院可容數百人住院，還附設兩個藥局，一個訓練護士的學校。<sup>59</sup>

康成在九江行醫七年間 (1896-1902)，有一次到南昌為江西鄒巡撫的妻子醫病，把她治癒，且癒後情況良好，使南昌官民對她產生信心，獲邀至當地開辦醫院行醫。她自 1903 年移居南昌執業。起初，醫院規模很小，財源來自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差會與及南昌本地仕紳的捐募；後來因為所獲捐款增多，經營得法，便逐漸擴展，在 1906 年求治的病人共有 8,000 多人次。<sup>60</sup>1912 年在南昌創建一個婦幼醫院。她在南昌主持婦幼醫院數年，經常對貧窮病患免費醫藥服務，以致經費入不敷出，到 1915 年負債問題嚴重。她不得不遠赴天津，應聘主持北洋公立女子醫院服務 (1916-5 月-1918 年 6 月)。<sup>61</sup>北洋女子醫院規模較南昌婦幼醫院小，康成在此醫院所得薪俸，卻是南昌婦幼醫院的三倍。她一度考慮在留在天津，但因自己獻身為醫療傳教士，1918 年秋又接受美以美會主教路易斯 (Bishop Lewis) 的請求，由他幫忙解決南昌婦孺醫院的債務，才再回到南昌婦幼醫院。<sup>62</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留美女醫返國後，為提高自己的醫療水準，也出國進修深造。如 1909 年秋末，金韻梅處理學生畢業事宜告一段落，12 月赴美探親，至次年 5 月返國。<sup>63</sup>她赴美進修，也兼程去探望養父母及自己唯一的兒子，一解骨肉親情相思之苦。她是單親媽媽，必須工作養家，撫育兒子；而做為醫生與教師，必須診治病患及教導學生，家庭與事業已先公後私的原則兼顧，誠不易也！

康成於 1908 年赴美進修。次年 9 月，她進入西北大學攻讀文學，計畫於 1910 年 6 月畢業，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她為了這個學位的努力，不是主修化學、生物或者與醫學有關的主題，而是英國文學。然後，她再赴芝加哥大學從事醫學士後的工作研究三個月，然後入倫敦熱帶疾病學校 (School for Tropical Diseases in London) 就讀三個月。<sup>64</sup>直到 1911 年 2 月回國。<sup>65</sup>康成不僅研讀醫學期刊，經常提供有關科學的主題重要文章給他們，而且她經常保持對現代美國小說以及數種流行雜誌的即時熟悉。她以一顆開明的心靈，大量研讀而且經常地比較參照。<sup>66</sup>

石美玉也決定抽出一段時間從事研究工作。1915 年，她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三度赴美，<sup>67</sup>入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醫科研究一年，1916 年返國。1918

<sup>59</sup> 褚季能〈甲午戰前四位女留學生〉，頁 14； Boorman, Vol. II, 128.

<sup>60</sup> Kingsi Conference Reports, 1931; William Johnson to "Dear Boys" Dec 13, 1931, F50, Box 3, William R. Johnson Paper, Special Collection,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下文簡稱 WRJ)。

<sup>61</sup> "Dr. Ida Kahn", (Oct.5, 1922), UMC-GCAH.

<sup>62</sup> Connie, pp. 378-388.

<sup>63</sup> 哈恩忠編選〈女醫學堂總教習金韻梅為赴美探親請假事致長蘆鹽運使洪恩廣稟文〉(宣統二年九月十八日)，頁 71。

<sup>64</sup> "Dr. Ida Kahn", (Oct.5, 1922), UMC-GCAH.

<sup>65</sup> 石美玉〈中國女子教育之態度〉，頁 91b-92。

<sup>66</sup> J.G. Vaughan, "Dr. Ida Kahn", 00683, UMC-GCAH.

<sup>67</sup> 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上卷，頁 98-100； Lee & Stefanowska, ed., 101-104.

年她獲得洛克菲勒積機會資助，四度赴美進修，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醫科研究一年，把醫院交給胞妹石非比，她剛從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醫學院畢業，獲得醫學士，即接任院長。<sup>68</sup>

## 結論

相對於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漸趨富強，中國卻內憂外患迭起。為因應 1840 年以後，西方衝擊而引起的問題，中國的知識分子試圖尋求救亡圖存之道。他們從不願「以夷變夏」到必須正視「洋務運動」，追求現代化。<sup>69</sup>1905 年科舉制度廢除，為另謀出路，更多莘莘學子紛赴異邦，接受新教育。出洋留學成為廿世紀以來中國人所崇尚。1880 年代，中國留美學生不下數百人，但以男生居多，但也不乏女生，其中有兩位習醫的女生——金韻梅、許金訇。1890 年代，又有康成與石美玉、李碧珠三位女生，由教會或傳教士資助留美學醫。

教會所派學醫女生負笈美國期間，學業成績多有優異的表現。如金韻梅為紐約女子醫學校第一名畢業，研究顯微攝影術，成為國際醫學界的著名專家。她們的專業學識程度，還有對西洋文化的了解，都不亞於男子，令人刮目相看。在學業成績之外，對參與課外活動方面，也多有傑出的表現。如許金訇組織社團，她、石美玉、康成都分別參與教會活動、幫忙宣教演講或募款建堂等，敬業樂群，不虧負基督教會的栽培。從天足出洋學醫，到行醫濟世的相當成就，均與留美有關。

這六位最早留美學醫的女生學成返國，均投身社會，成為新女性。當大部份婦女仍不出閨閣，少有涉足社會活動時，她們均擔任傳教女醫，為教會醫院服務，寄望藉以拯救中國同胞的病痛疾苦。後來金韻梅主持官立的北洋女醫局八年。在十九、廿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風氣保守，女性以行醫為業，而且是西醫，開辦醫院，實屬創業維艱。當時她們在風氣較早開放的地區，開辦醫院診所或出診，包括廈門、成都、福州、北京、天津等通都大邑或口岸等，以無比的毅力與忍耐，給婦孺治病，診治一向難於向異性醫師啟齒的婦科病症，健全婦女身心，更進一步引介西方醫學於中國，對醫療、衛生與性別、社會等事做出貢獻。金韻梅八年的努力，表現醫療教育自主的能力，是中國女西醫擺脫西方教會控制的開端。

她們除了行醫濟世，也從事相關教育，培訓女子醫護人才。許金訇主持福州美以美會醫院附設的醫學班，自 1906 年接納非基督徒女子入學。次年，金韻梅主持天津北洋女醫局附設女醫學堂。這所中國最早的官立女子護士職校，更不准宗教色彩。她倆本著基督教博愛精神，教導學生，不分宗教信仰立場，一視同仁地傳授西式醫護科技，使清末中國政府核准女學制以前，就有一些堪稱專業的女子醫護人才。一般人多以女子較適合學習人文科學，而不宜從事醫學等自然科學研究。其實，女子慈祥溫和精細的天性，治醫學病不遜於男子，甚至較男子更為相近。若能對女子施以科學的智識，教以療病的技能，必可利人而濟世。這幾位先進的留美女醫即為明證。

<sup>68</sup> 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二卷「人物傳：教育科技」，頁 788。

<sup>69</sup>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499.

## 赴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96-2629-H-468-001-
計畫名稱	性別、醫療與社會——以十九世紀末留美女醫為主的研究(WR43)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王惠姬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美國 JUL. 23-Aug. 06, 2008
國外研究機構	Yale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 and Columbia、Drew University ....etc.

工作記要：

Day 1 (Jul.23, 2008) Fly to NY(USA)

Day 2~4 Presbyterian Society 長老會檔案館(費城) 諮詢、找資料、複印

Day 5~7 Drew University Library 諮詢、找資料、複印

Day 8~9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諮詢、找資料、複印

Day 10~11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諮詢、找資料、複印

Day 12~13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波士頓) 諮詢、找資料、複印

Day 14 Wellesley College 諮詢、找資料、複印

Aug.05 Fly back to Taipei